

怪人怪事 (二)

劉百非

萬春鏢局最後一票

我外祖父王公諱萬春，河北省滄州人，身高六尺餘，虎背鸞肩，英氣逼人，能以拇中二指輕取石轆軸高舉過頂，鄉人咸服，遠近無不知者。

燕趙之地，多慷慨悲歌之士，我外祖父承襲古風，亦不稍讓。幼年曾隨族人投師習拳術，成就高於儕輩，乃北腿譚家傳人。及長，慕朱家郭解之為人，交往皆豪俠者流。時維光緒中葉，滿清敗象愈顯，萑苻遍地，官賊不分，帶刀縱馬夜闖千家者蜂起，民不安於業，商旅不安於途。我外祖父屢經同輩撥撥攢助，遂開設「萬春鏢局」於天津，專走京津與盛京（今之瀋陽）之線，慘淡經營，聲譽鵲起，五、六年間已具規模，生意不惡。

鏢局內非師兄弟，即同鄉好友，所以上下一團和氣，均能樂羣敬業。光緒二十六年春，義和拳竄入直隸（河北），直督裕祿不加制止，迅成燎原之勢。戰火連年，加之北方各省天災頻仍，農村破產，農民流離失所，潰卒無所歸，與遊民結合，流為盜匪。盜匪假義和拳之名，即得官吏掩護，於是四位一體，相得益彰，民無唯類矣。

我外祖父鑒於此類盜匪，不講江湖道義，保鏢事業已不可為，有意就此歇業，另謀他圖。惟以鏢局六十餘人，非親即故，多年來出生入死，共同創業，一旦解散，勢必影響家口生活，倘無妥善安置，後果堪虞，以致遲遲不能決定。

光緒二十六年十月上浣，某當權親王有十萬兩私銀及珠寶須運往盛京，倩人委由萬春鏢局護解，我外祖父因歇業在即，一再婉拒，卒以大力者相託，感情與權勢交迫，無法推却，衆鏢師亦經不住厚利誘惑，遂答應下來。緣京津一帶皮貨商人，多願在此季節搭鏢局車隊去東北採購，往返既節省旅費又安全，回頭正趕上年前好行市，鏢局亦樂得賺此順水外快，是以萬春鏢局接鏢，商人即接洽不絕。

老疙瘩攔路要劫鏢

我外祖父為慎重起見，鏢局內三十餘青壯鏢師全部出動，十餘輛大車，五十多人，浩浩蕩蕩，蔚成壯觀；一路上未晚先投宿，鷄鳴早看天，自不在話下。出山海關，到錦州休息，次日中午過大凌河，打尖後，預計當晚宿李家窩棚，車把

式擰了擰鞭子，在半空中打了兩個脆響，人馬精神抖擻，一路急趕，微微見汗。塞外初冬，草木已凋，疏木殘葉，一片荒涼，偶見寒鴉驚飛，野兔突竄，料峭的西北風，吹人如割，前行路左一片松林，黑壓壓的倒還完整。倏的一支響箭，劃空而過，車隊馬上停止；我外祖父心想遇上了，右手高舉，在空中一畫，十幾輛大車隨着圍成一個圓圈，圈內十個神鎗手，架起快慢機，短槍當長槍用，面向外，作防禦姿勢，商人均坐於中間地上，其餘的鏢師都弓上弦，刀出鞘的散佈四周，秩序井然，鴉雀無聲。

這時劫匪也在呼嘯聲中，紛紛自林內竄出，約四、五十人，各半分站官道兩端，有的手持老式獵槍，也有彈打一、老套銃、舊三八式，大部份還是白蠟桿子、紅纓槍、大砍刀、三節棍，各色武器均有。衣服更是五花八門，絨、棉、軍、民，等等不一。松林前，道中央，站着一個青年壯士，身量不高，白淨臉，五官端正，頭戴三塊瓦皮帽子，半截棉襖，腰繫綠盤帶，胸前斜插一把飄紅綢的二十響自來德手鎗，一臉精悍之色，看來並不粗野。我外祖父搶步上前，抱拳為禮：「

在下王萬春，爲兄弟們討碗飯吃，不知貴當家的在此安客立寨，未曾拜山奉訪，望能高抬貴手，回頭定當負荆請罪……。」說着又行一禮。對方抱拳還禮，開口就說：「他媽啦個巴子！好說總鏢頭，兄弟情非得已，一切都是大當家的吩咐，你先把鏢留下，回頭見了大當家的再核計……。」

我外祖父一看，這是「四季豆炒海蜇」——油鹽不進，未免焦燥，却匪這邊蠢蠢欲動，鏢師們也鎗械亂響；我外祖父一酌磨，如真打起來，對方未必穩贏，但是人要死傷很多。却匪也估量到這種情形，因而不致輕舉妄動。我外祖父向後擺了擺手，正待繼續答話，驀的一陣急驟馬蹄聲，一匹鐵灰白花健馬，由官道上飛馳而來，吸引了大家的視線，馬噴白霧，汗氣蒸騰，馬上一個壯漢，舉手高喊：「老疙瘩（方言，最小的兄弟）是自己人……。」

一聽到這話，大家立刻鬆了一口氣，迨馬到跟前，我外祖父才認出來，原來是張老大，不禁心中暗喜，張老大跳下馬來，一拍馬屁股令其自行走去，然後轉身抱拳道：「王大哥對不起，教你受驚……。」同時介紹那青年壯士說：「這是張老疙瘩，真是不打不相識，王大哥是自己人……走……難得見面，大家喝一杯……。」

我外祖父推辭不掉，爲安全計，只好打發鏢車先行上路，約在李家窩棚碰頭，順便留下一千兩銀子，上馬隨衆而去。張老大身量威猛，本名張景惠（後來此人飛黃騰達，「九一八」以後繼鄭孝胥爲偽滿洲國國務理大臣），以賣豆腐爲生，渾名「豆腐張」，爲人四海，廣結人緣，交

遊日久，遂成氣候。五年前落魄錦州，貧病交加，奄奄待斃，旅店愁頓，束手無策，恰遇我外祖父鏢車經過，宿於同一旅店，得悉前情，代爲還清欠債，並爲延醫診治，臨行復留下二十兩銀子，趕自盛京回程，張已病癒他去。事情一過也就算了，我外祖父未再放在心上。

張景惠自那次病癒後，旋即正式落草，當了紅鬃子（土匪之土稱），由於講義氣，輕財貨，數年之間，已形壯大，對我外祖父之恩惠，固未敢稍忘。此次在大凌河聽說萬春鏢局之鏢車經過，恐怕發生誤會，所以急急趕來，恰是時候，免一場廝殺塗炭。如今彼此既已挑明，皆表欣慰，大家到了棧子密，紛紛下馬。那是一處獨立大院，主人姓于，大院高築圍牆，四角砲樓，大院後牆外兩排茅草土屋，是給兄弟們住的，當家的都住在院內。我外祖父卸下銀子，隨手交與牽馬的小兄弟，張老大堅決不要。最後我外祖父表明只是一點小心意，給兄弟們買雙鞋穿，張老大才勉強收下來。一掀棉門帘子，讓入室內，大火盆火苗亂竄，熱氣撲人，幾句寒暄，一陣推讓，酒菜業已上齊，於是大碗酒，大塊肉，狼吞虎嚥起來。

山 趙 偷 襲 醉 鄉 奔 逃

我外祖父偕着鏢車，即觀機起身告辭，張老老少少不了一再挽留，我外祖父約定回程再見，始得脫離。出門一看，就這頓飯功夫，竟已滿天大雪，山川換成銀裝，雪花如掌，四面紛飛，曠野一片渾茫，也分不清那雪是往上飛，是往下落。

當下轉身抱拳致謝，騰身上馬，急向官道馳去。酒喝多了，在馬上有點暈眩，復被冷風一吹，酒往上湧，雪花迎面撲來，迷濛中已看不清路和溝，剛上官道跑沒多遠，一個馬失前蹄，險些栽倒，心想必須停一停，醒醒酒，否則這樣會發生危險。我外祖父於是滾下馬鞍，牽着往前走了一段路，大地寂靜而黑暗，藉着雪光，影影綳綳的見路右側一片小山崗，崗上林木蕭疏，隱隱似有房屋，不由奔將過去。近前才知是一座無人破廟，這廟並不寬大，廟牆業已東坍西倒，兩扇廟門，有一扇倒在地下，被風雨剝蝕，早已殘破不堪，院內樓殿門窗零落。進入正殿吹燃火摺子一看，裏廂停有兩口棺木，棺上積滿灰塵，這廟想是多年無人主持，故而落得這般衰敗。出殿轉入左首鐘樓，樓內巨鐘墜地，空洞無他物，乃牽馬至樓下，再拾級登樓，樓梯已朽，有一磴無一磴的，藉力而上，到樓上四下一窺摸，除灰塵外倒還乾淨，即在一避風牆角裡一靠，竟昏昏睡去。沉睡中忽聽得一陣馬嘶，迷迷糊糊也未在意，可是馬嘶不停，而且聲音很急，不由心裏暗忖：馬叫的聲音怎會在牆外呢？我外祖父一種本能的警覺升起，再也睡不下去了，立刻起身。

楞忡間，樓梯口一聲巨響，樓身也爲之震動，順眼望去，見一巨大黑影向上攀抓，光線太暗，看不出究竟何物，但見兩隻紅眼閃爍，樓內散發着一股腐腥之氣，中人欲嘔。雖然久走江湖，乍觀之下，也不禁驚出一身冷汗，宿酒盡醒，退靠牆角，籌思對策；倏的叭叭一聲，樓板被拆掉一塊，倏得中往窗外一瞥，馬立牆外，長嘶不已

。哇叭聲中，樓板已被逐塊拆去，即將無立足之地，也是情急智生，急忙攀上窗口；向院牆縱去，攀住牆頭，雙手一撐，業已翻出牆外，奔向馬匹，飛身而上，任馬疾馳。一口氣跑了二十里，人馬皆熱汗飛霧，喘息中李家窩棚已然在望，雪也小了下來，迨抵客棧，天已破曉，即催大家起床上路。

直到盛京交了鏢，晚上吃慶功宴時，經不住鏢師們追問，我外祖父才將那天晚上發生的事情講了出來，雖是事後追述，仍然令人悸慄不已。在盛京休息了七、八天，遂即整隊回轉，路過那座破廟，鏢師們想去生事，因要趕路，被我外祖父所阻止。回到天津以後，我外祖父深感滿清腐敗，已達極點，國家危難，與日俱增，大局之變，迫在眉睫，況且鎗炮火藥，亦非血肉之軀所能抗衡，保鏢事業已不為，乃囑喻大家，宣告結束。

織工押注亂葬崗

揭賬後，我外祖父只取盈餘之半，另半分配予全體工作人員，僅一、二人事後離去，其餘諸人，仍願追隨我祖父共謀他圖。我外祖父遂率諸人至鐵嶺（縣名，屬遼寧省），開了一家織布廠。彼時織布是木機，每機一人，織成之布，花式古拙，結實耐用，以之做被面，百年不壞，為鄉人所喜。廠內百餘人，全係鏢局原有子弟，團結奮發，生意興隆，每夜加班至十二點，中間有一餐消夜。我每天晚上都跟着熬夜，喜歡聽他們講述些傳奇故事，聽後又害怕，不敢獨自睡覺。

某多值十時餘，講起鐵嶺西門外亂葬崗子鬧

鬼之事，謂一入黃昏，即斷行人。另有人提議說：「誰能此時走一趟，願輸東道酒席一桌。」亂葬崗子在西門外官道右側，盡屬無主孤墳，崗下方即刑場，崗上無林木，僅有高草，埋土膚淺，敗棺外露，景氣森森，陰風慘慘，入夜無人敢行，所以說要打賭半夜去走一趟，誰也沒這胆子，大家只當笑話，說說算了。偏偏廠裏有個跑外的綽號「二敢頭」，一向愣裏愣勢的，晚上喝了兩杯酒，已經昏天胡地，經眾人一架弄，就說：「只要你將一桌酒席折成兩塊錢，我就敢去。」眾人一齊答應：「沒問題。」打鐵趁熱，隨即講好條件，要帶一縲線，一根小木樑，一把鎚子。要在亂葬崗上的中心位置，將縲線用木樑釘在地上，明天一早大家去查驗，如果無誤，當場交錢。

那是民國初年，兩塊錢可以供太太小孩一個月的生活費。彼此既已約定，二敢頭只好提着燈籠，拿着釘鎚、縲線、木樑，在十冬臘月的寒風裏，乍着胆子，踽踽而行。二敢頭出門被冷風一吹，酒醒了大半，越走頭皮越發麻，迫到了亂葬崗頂上，勁風如矢，站立為艱，燈籠被風吹的搖晃不已，蠟燭隨着風勢歪斜，將燈籠紙烤焦了半邊，急忙去扶正蠟燭，被腳底下亂石絆了一個跟踉，燈籠紙反倒燒了起來，遭強風一吹，登時熄滅。二敢頭不禁心裏發毛，打了一個寒顫，硬着頭皮，匆匆掏出縲線放在地上，將木樑釘下去，釘好起立回去。

險遭野狗分而食之

詎料往上起，覺得有人猛將長袍往下一拉，回

身想跑，可是衣服被拉住不放，心裡一急，恐怖莫名，就此昏倒地上。廠裡人都已睡覺，只有三個好事者在等門，兩個小時過去；尚未見二敢頭回轉，十分擔心，彼此一核計，恐怕出事，還是去接應一下為妙，於是叫起兩個膽大的，五人一齊手執武器，打着燈籠，急向西門外跑去。遠遠就聽到狼嗥狗叫聲，寒冬深夜，格外淒涼。趕到亂葬崗上，已是午夜，正有幾條野狗圍在一起，燈光一照，隱隱看出二敢頭躺在地上。大家立從地上撿了幾塊石頭，向野狗擲去，野狗不退，等到跟前用兵器一陣追打，野狗才倉皇逃跑。摸一摸二敢頭身體尚熱，呼吸如常，再晚來十分鐘，即被野狗吃掉了。仔細一看，二敢頭的長袍前下擺被木樑釘在地上，木樑上有一縲線，紙燈籠已燒毀，倒在旁邊，大家輪流將二敢頭揹回去，灌了兩杯紅糖薑水，放躺在地下木板上，慢慢緩和過來，將養了五、六天，才得復原。

在鐵嶺十幾年中，我外祖父之全部儲蓄，悉遭俄國倒掉，原來八國聯軍之役後，俄軍盤據東北不撤，其發行之「盧布」，人民稱作「羌帖」，普遍行使，亦如今日之持有美金焉。日俄戰爭，日勝俄敗，羌帖立成廢紙；我外祖母儲藏之羌帖有一皮箱之鉅，迨至民國十幾年，猶不捨丟棄，曷勝浩歎。時張老大一夥已各成方面大員，聲勢赫赫，訪得我外祖父居所，曾屢次敦請，不勝其煩；旋將織布廠贈與員工經營，偕外祖母及次女隨家父同住，隱於東邊道。我外祖父寡言笑，日非斗酒不歡，酒後向我細述生平事，有足多者，惜我年幼無知，聽之唯唯而已。（未完待續）